

蘇聯小說集

宜 閑 譯



上海 珠林書店 出版

△ 95



\$0.15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八月八日初版

版權
所有

蘇聯小說集

編著者

宜

閑

出版者

珠林書店

上海 牯嶺路

人安里十六號

發行者

楊

克

齋

◆定價每冊一角五分◆

目次

- 鷹的歌 M · 高爾基作 一
- 霧 M · 高爾基作 七
- 一九三八年的鬼 A · 阿勃拉摩甫作 一三
- 侮辱 E · 加勃里洛微支作 二二
- 他要做英雄 G · 古慈內卓甫作 三一
- 左手 S · 蓋爾松作 四四
- 瑪莎姑媽的家屬 F · 潘岳洛甫作 五二
- 女兒 L · 卡失爾作 六三

鷹 的 歌

M. Gorky

一條草蛇在山裏高高的地方爬了一會，於是把身子盤在潮濕的山峽裏，看着下面的海。在高高的天空，太陽照耀着，山上熱騰騰的氣息便升向天空去；下面波浪翻騰着，間歇地拍着石巖。

泉流急急地衝過陰暗的濕漉漉的山峽去，沿路潺潺地滾動着石頭。浮面滿是白沫的，強盛的，灰沈沈的泉流在山裏沖成了一條路，便帶着憤怒的吼叫，落到海裏去。

忽然間，一隻鷹跌落到草蛇躺着的地方了，他的胸膛戳破了，他的毛羽沾着血……

當他落到那地面的時候，他只叫了一聲。他的兩翼振一振，在發洩不出的憤怒中間猛拍着

石巖……

草蛇喫了一驚，然而不一會，牠就明白這隻鳥只有幾分鐘的性命了。

牠向鷹爬過去，便對着他的臉，輕聲說道：

『你快死了，可不是麼？』

『唔，我快死了！』鷹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回答：『可是這是多麼光榮的生命呵！……幸福是怎樣的我知道了！……我這麼勇敢地鬥過一番了。……我見到天了……要這麼逼近地見到天，你是永遠辦不到的罷！……哦，想起你來，好不難受呵！』

『天哦，這不是虛空，是什麼呢？我怎麼爬得到那里呢？況且，這里也覺得很好……潮潮的，暖的！』

草蛇用這樣的話回答了自由的鷹，心裏却笑着他的胡說。

於是牠思量着：『不管你飛着呢，還是爬着，結局總是一樣的。我們大家都得回到地裏，我們大家都得變成灰……』

然而勇敢的鷹却忽地使了勁，把身子昂起了一點兒，向四下裏看望。

灰色的石巖上，濕濕地氾着水，空氣是悶沈沈，在陰暗的地方還有着發霉的氣息。於是鷹抖擻了全身的氣力，用了苦痛的聲氣叫喊。

『哦，只要我能够上天去一回！……我就可以把我的仇敵緊緊地抓到我的胸頭……我的傷口……他就要給我的血哽住喉嚨了！……哦，戰鬥的光榮呵！』

於是草蛇想：『他這樣地想上天，一定天空的生活是快活的。』

於是草蛇向那自由的鳥提議：『你怎麼不走到山峽的邊緣，把身子投下去？你的翼膀也許會舉起你來，你便可以逍遙一會兒了。』

鷹抖了一陣，驕傲的一聲叫。兩腳抓着浮泥下面的石巖，向懸崖移動。

待到他走近崖岸的時候，他張開了兩翼，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便睜着閃閃的兩眼跳下去了。像石頭一樣，他飛快地跌下去了，他溜過石巖的上面，折斷了兩翼，脫落了毛羽……

泉流的波浪急急地捉住了他，洗淨了他的血跡，把他裹在白沫裏，便帶到海裏去了。

海的波浪帶着哀悼的叫號拍在石巖上……現在呢，在廣漠的海裏，那隻死鳥的身子再也看不見了。

草蛇躺在山峽裏，尋思着那隻鳥的死以及他那對於天的熱切的愛。於是牠便向那老是用幸福的夢來撫慰人的眼睛的遠遠的地方看了一會：

『他在那邊有什麼看見了吧？這隻快死的鷹，在這既沒有底又沒有邊際的大空裏。爲什麼他這類的東西雖是快死了，還有要飛上天去的熱狂打擾着靈魂？那邊他們這麼開心地看見的是什麼呢？哦，只要我上天去一會兒，這個我就能够明白了。』

草蛇照牠所說的辦了。牠把身子盤成了一個圈籬，高高地射向空中去，閃耀在太陽裏，好像銀色的絲帶。

凡有天生着用肚子爬的東西是不能飛的……忘却了這個道理的草蛇便跌到石巖上，可是死却沒有死；於是牠大笑了……

『原來這就是飛上天去的滋味呵！這就是你得跌下來的意思。這些鳥好不滑稽呵。他們沒

有認識地，他們在地上覺得無聊了，這纔拼命要到高高的空中，在那火熱的大空尋生活。那邊是什麼也沒有，只有虛空。那邊有着多多的光明，却没有吃的東西，養你身體的東西。那麼他們爲什麼這麼驕傲，這麼嘮叨着呢？大約爲的是要遮蓋他們的欲望的痴狂，掩飾他們的不適於實際生活罷？這些鳥是多麼可笑呵！……

『可是他們的話却再也騙不過我了！現在我自己什麼都知道！我看見天了！……我向天飛騰過，把牠打量了一番，我明白了這就是要跌的意思，可是我却沒有受了傷，現在我愈加堅定了我自己的信仰。讓那些不能愛地的人們靠欺騙過活罷。我知道真理了。我不會上他們的當。我是地的生物，我是住在地上的。』

於是得意洋洋的草蛇把自己的身子盤在石巖上。

整個的海閃耀在明亮的太陽光裏，波浪示威似的打在岸上。

在波浪的路上震天價轟唱着關於驕傲的鳥的歌；石巖在波浪的打擊下震動了；天空在他們雄壯的歌聲裏顫動了：

『光榮呵，勇士的愚行！』

『勇士的愚行是生的智慧！哦，勇敢的鷹呵！你在和敵戰鬥的時候流了血了，……可是時候要到了，你的一滴滴的血，火花一樣熱的，會在生的黑暗裏迸發了火焰，來燒旺許多堅強的心裏對自由對光明的渴望！』

『你死了——可是這算得什麼……在勇敢者的歌裏你可以永遠活着，作為自由的，尋求光明者的象徵！』

『光榮呵，勇士的愚行……』

霧

M. Gorky

城市上瀰漫着黃灰色的陰濕，這好比是濕的烟罷，如果烟也有濕的。在你前面五步，潮氣顯得這麼濃重，甚至也可以說，這麼凝固，似乎那邊再也不會有着空氣似的——無疑地，空氣一定埋沒在這昏黃的陰濕裏了。但是你同走到什麼霧裏一樣，一到這中間，却也不過覺得呼吸困難起來，兩眼沒有精神罷了。

大城市的一切聲響希奇地融成了單調的含糊的吼叫；間或也有希罕的汽車喇叭聲；間或你也聽得到更希罕的人聲，可是這却因為你巴望着的緣故纔聽到的。銅鐘已經失去了聲調上的悠揚。那鐘聲並不照平時那樣緩緩地消隱下去，却猛地停住；彷彿每次鐘聲響了，就有人拿

帽子罩在鐘樓上似的。船上的汽笛聲也沒有勁兒，彷彿那隻船不願在霧裏冒險，或是有些厭倦了。

在這霧的裏外，奔馳着流汗的街車，以及看去好像塗着油的馬拉的車輛。濕漉漉的行人們古怪地默着；他們聳起了大衣領，兩手深深地插在袋裏，向前伸着頭，大踏步走來走去，那急促的神氣暗示出要逃避什麼災難的衝動來。霧將他們囚禁在半透明的水泡裏了——人在這水泡裏，好像蛋白裏的蛋黃。

蜷伏在潮濕的牆邊的兩位年老的太太用勁地撐着一把大大的黑傘，那傘端撞在旁邊一個矮胖子的身上，他喊了一聲——這時候，兩位年老的太太好像機械的玩具一般，用同一的姿勢將兩手舞動了一下，便全身震顫，發出全是驚歎詞所湊成的話句來。

店舖的櫥窗和房屋的牆壁上蒙着濕的塵埃。一切似乎溶化着，有着柔和的輪廓。彷彿是春天所見的不潔的冰塊造成的。我們的想像和幻覺合奏了。如果連天文學者都不知道，太陽炸裂了，死的月亮溶化了，那大塊的稀薄的液體冷到鮮牛奶的溫度，於是用了窒息的氣體樣的陰濕，

用了莫明其妙的濕性的腐敗作用所剝蝕的泥土，將地球包圍起來，那可怎麼樣呵！這個數百萬人所居住的大城市已經開始溶化了，不久牠的石呀，玻璃呀，金屬呀，木材呀都要在濃厚的湍流裏靜靜地流着流着，而且這些還要蒸發爲黃灰色的烟霧的。

然而這城市裏的人們不多久却將興奮的想像的幻景驅除了。第一件使我們清醒的事物就是警察——從一個模子裏澆出來的石像似的傢伙，牠的行動是具着機械的精密和平穩的。一切街道上的警察都一樣，人便驚惶地忌憚那權力，那地球上最精悍的強盜，即「貴族集團」的文化用以剝奪人們的性的權力了。

警察的手，那有力的維持秩序的槓桿，將汽車，貨車，馬車從霧裏招呼出來，或是打發到霧裏去，使大家確信，這大城市的末日還沒有到來。汽車向房屋的門戶，和滿是燈光和乾燥的暖氣的店舖駛過去，從那些汽車走下不是太挺就是太胖的戴着高帽子的紳士們來。紳士們殷勤地，蠻橫地將自己的臂膀向他們高貴的太太們獻過去。女人們並不全然刺耳地笑着嚷着那瓷器玩偶似的臉龐上一副瞧不起什麼的眉眼，他們將玲瓏的兩腳觸到潮潤的柏油路上去。店舖吞了

他們，好像老饕吞了牡蠣一樣。

在這城市裏，鞋帽，衣服，毛皮，革製品，衣箱，雪茄，烟斗，手杖，瓷器，釣具，獵槍，還有給孩子們和給成年人用的玩具，還有金的，寶石的錶，好不豐富呵！這一切的繁華是使人眼花的。這些物品這麼燦爛的晃耀着，至於這班紳士們，太太們是否有使用這些物品的權利這一個問題竟消失在迷人的光輝裏了。

這裏有着種類非常繁多的食品，反映出美食學的進步，烹調術的發達，以及對於受高等教育的人們的食慾的精細的研究來。在伙食舖的窗子裏，驕傲地陳列着全世界的，一切大陸，海洋，湖泊，森林和江河的物產。新鮮的，燻過的，鹽漬的，保藏着的肉，魚，牡蠣，野味，蔬菜，水菓，醬油，乳酪，調味品，糕餅，餅乾，罐頭食品，巧克力，可可——都無疑地，成千噸的聚在一起，而這一切得由太太們，紳士們來咀嚼，消化，以變成大地的肥料。

沿着有許多單調的每層三四道窗子的三層樓房屋的荒涼的街，——沿着這荒涼的街，有一個穿蘇格蘭民族裝的長腿的人在濃霧裏急急忽忽地大踏步走。他戴的是有兩條絲帶掛在後

邊的帽子，穿的是左肘上有一條破綻的很舊的短衣，以及長到裸露的膝部的短褲；他的脚上是一雙笨大的破鞋。

他在臂膀下，用左肘夾住一支「風笛」(註)紅的手指輕叩在笛孔上，便從笛管發出甜美歡樂的調子來，單調的嗡嗡的沈音反應了這調子。

那音樂家的臉又灰白又瘦削，他突着頰骨，將皮膚繃緊得顯出紅紅的疤來。他的鼻頭尖藏在氣得直聳的紅鬍鬚裏，他的下巴上也蓋着一蓬濃密的紫銅色的硬毛。他臉上最惹眼的是深的眼眶裏一雙眼睛。那青色的腫子似乎浮在發赤的眼球的表面；雖是浮着，可也發出光來，人就由地要說這雙眼睛發燒了。

(註)「風笛」(Bagpipe)是皮製的袋和四支長短不同的笛管所構成的一種樂器。彈奏者將皮袋插在腋下，從最長的笛管將那袋吹脹了，歛以腕部，使空氣通過旁的笛管，同時用手指變換地按在最短的笛管的許多孔上，便有音調從那裏發出。從其他兩支笛管也就發出一定的沈音。這種樂器在蘇格蘭很流行。

關很流行。

那音樂家在四所房屋的窗下急急地走了八十三大步，回到那富庶的街的角度，又復逞着狂人的頑強，蹣跚着走開去，他肘上的破綻彷彿打算脫落似的飄着。脹大了兩頰，動一下鬍鬚，他便在「風袋」裏裝滿空氣了。他從嘴上取下笛子來之後，咳一陣，吐一口痰，繼續大踏步走。這是什麼緣故呢？原來警察禁止着他在富人們的窗下彈奏，免得擾害他們的安靜。他只在走動的時候，纔可以彈奏，因為英吉利——這妥協主義國家——的王的臣民是自由的。那音樂家咳一陣，吐出幾口暗沈沈的血塊來。彷彿不願將那血踏在他那污濁的鞋底下面似的，他並不吐在人行道上，却吐在最下一層的房屋的濕膩膩的牆邊。他這麼着可也似乎並不怎麼用心，人料到他再走十多步，因為疲乏和飢餓的緣故，一定要倒在地上的。

一九三八年的鬼

A. Abramov

狄更斯小說的主人公斯克魯奇老頭子大除夕在他那亂雜雜的帳房裏直坐到深夜。聖誕節來看他的三個鬼，並未照狄更斯所說那樣，使他有了些微的改變。他同先前一樣，凶硬得好像用什麼鋼鐵也打不出慷慨的火來的火石。他同先前一樣比最冷酷的風還冷酷，比大雪還心狠，比急雨還不留情。總之，大除夕孤寂地坐在不生火的壁爐前面的，還是老樣子的斯克魯奇老頭子。

鄰近的教堂尖塔上的時鐘敲了十二點。斯克魯奇忽然抬起頭來，看見一個幽靈，從頭到脚披着長衣，飄飄然走向他跟前來。斯克魯奇似乎是跟鬼社會着實相熟似的，然而雖是他現在也

有些吃驚了。

『莫非我碰着新年鬼先生？』他顫着聲氣問。

鬼一句話也沒有說，單是向門指點了一下。

『你可是邀我同你去走走。』斯克魯奇放大了胆問。『嚙，意思，先生。我什麼都見過：敗了家的姪子，波勃·克拉吉德的餓死的孩子們，還有墳墓裏的慄內·慄謨。你再也不能打動我的心了。新年鬼先生。』

『你叫錯了，斯克魯奇，』幽靈開了口。『我是一九三八年的鬼。』

斯克魯奇唸哨了一聲。

『哦，到一九三八年，我是連屍骨也不剩了。先生，我十分明白我是凶硬，貪心陰冷，而且卑鄙的人。你還有什麼話要告訴我呢？』

『傻子，』鬼說。『我帶你去看罪惡，比你傳給人家的還可怕。我帶你去看苦難，比你所造就的還悽慘。我帶你去看凶狠，比你的凶狠還尖刻。我帶你去看那些人，他們比起你和你的同行來，

能够用更偉大的手法，更嚴厲的方式下破壞的種子，能够更忍心地殺人，而且用更大的本領使墓場興旺。」

『哦，先生，』斯克魯奇答應着說，『你引動了我了。我們去就是。讓我照這等時候的老脾氣，抓住你的斗篷罷。』

於是他們進了一個都市——或者還不如說彷彿是都市自身湧現到他們的前面，便團團圍住了他們。這是斯克魯奇極熟的倫敦，只是百年來變了樣兒。那鬼把斯克魯奇領到一所房屋，使他的身子升到窗口，便吩咐他向裏邊看。

那屋子裏，在一個不生火的壁爐前面坐着斯克魯奇的夥計，波勃·克拉吉德，還是一八三〇年那副老樣子，外表上跟狄更斯的書上所說只有些微不同。憔悴的相貌，抖索索的手和破舊的衣服都跟那書所說一樣。空桌邊坐着一個女人，兩眼淚汪汪的。床上那個孩子跟梯內·梯謨十分相像。

『波勃』那女人說。『鐘敲十二點。是新年了。我們家裏精光，連一片麵包支也沒有。』

『唔，』斯克魯奇說。

『英國失業者家裏的新年景象就如此，』鬼用演講家的口吻說。

『我們走罷，』斯克魯奇皺着眉頭說。

于是在他們前面，又復湧現了一個都市。一個跟倫敦差不多的大都市，斯克魯奇心裏想，在這不吉利的大除夕，這都市倒還算熱鬧。

在每一交叉路口向行人喊得怪響的演講員們使斯克魯奇大吃了一驚。

『恭賀新喜，德國同胞們！你們要準備受苦受難。爲了將來偉大的征略，要忍耐才好。』

斯克魯奇在一個瘦子身邊停了步，那瘦子呆呆地看着紙型的火腿。陳列在一家冷清清的雜貨店的櫥窗裏。

『我有一面嶄新的卍字旗可以打掉一磅牛油喫，』瘦子輕聲說。

吃驚的斯克魯奇兩腳軟軟地走進開着的店門去。

『好，』鬼說，『你給你夥計買一隻肥好的吐綬雞罷。』

斯克魯奇近了賬櫃。

『吐綬雞？』店員重唸了一句。『對不起，我們還沒有備好家禽的「代替品」。你可喜歡試「栗子膏」(Chestnutine)看。從肉類到「可可」什麼都是拿這個來代替的。』

『先生，』斯克魯奇轉向他的同伴說，『我想這地方一定飢荒了。』

『你見識真高，斯克魯奇，』鬼帶些諷刺的意味說，『他們是飢荒了。你不過害得一兩戶小人家挨餓。這裏是成幾千萬的人們不得不挨餓。』

『爲了什麼呢，先生？』斯克魯奇怯生生地問。

『你不曾聽得爲了未來的征略請大家忍耐的話麼？來，我帶你看幾種所謂「征略」的光景。』

那幽靈飄飄然向前走，在那拖地的外衣的陰影裏，斯克魯奇跟着。不一會，天氣轉暖了。他們飄過了一個海，在斯克魯奇的眼前，又復現出一個不相識的都市的輪廓來。這都市的街道看去彷彿經過了地震似的，房屋已經化成了瓦礫堆，其中有破爛的棟梁，亂石，和灰土。遠遠冒着火



那幽靈飄飄然向前走

燄把當地照得通紅！人們哭喪着臉在瓦礫堆裏掏着。大約他們不是在尋找他們殘餘的零碎東西。就是在尋找那些埋在瓦礫堆裏的親屬的遺骨罷。

『我們在什麼地方，先生？』斯克魯奇喃喃地說。

『在瑪德里，這地方飛機轟炸過了。』

斯克魯奇放胆向前踱過去，就在他脚前橫着的東西上躐了一下。這原來是一個血淋淋的死人。

『好上帝！』斯克魯奇嚷道，『這裏有幾多的人！他們都死了麼，先生？』

『死了，』鬼用哲學家的口吻對答，『冷清清了，斯克魯奇。』

『好不難受呵，』斯克魯奇說，『要阻止這種屠殺行爲難道辦不到麼？』

『斯克魯奇你的國人們，』鬼嘲笑着說，『主張着竭全力來這麼辦。你可喜歡看看他們對和平的關心落到怎麼情形麼？』

那幽靈重復在斯克魯奇的眼前做一下手勢，那兒就湧現了一個場景，使他頭髮直聳。一陣

可怕的叫囂，使他耳震，似乎跳向天空的巨大的火燄，使他眼花，人們的叫號聲，使他落到悞怖的狀態。他抖着的兩手抓住了鬼的斗篷，輕輕地說。

『我們是在地獄裏麼，先生？』

『你說得對呀，我的斯克魯奇，我們確乎是在地獄裏，比起這個人手造成的地獄來，你在聖經上讀到的地獄算不得希罕了。』

『究竟我們在什麼地方？』

『在中國！我們眼見着日本轟炸金山衛。你看這些路上擠滿着多少難民。這會子有一千多婦女兒童和老人已經炸死了。斯克魯奇，你的日本朋友的殺人的厲害簡直你夢想不到。比如在上海四個月戰爭中間，就死了四萬難民，其中有一半以上是小孩子。』

斯克魯奇像楊柳葉一般發抖了。

『够受了，』他輕聲說，『可憐呀，先生！』

『好！』鬼鬆了口氣說。『你意想不到的世景你見着了。人類醜惡，凶暴和野蠻的極致，我帶

你看到了。你後代的本領大過你呢，斯克魯奇。」

『你的世界多麼可怕，先生；』斯克魯奇顫抖着說。『難道光明呀，笑呀，快樂呀，竟可以一點也沒有的麼？』

『有是有的，斯克魯奇。一個國家，只有一個國家裏，到處有着空前的快樂和笑。只是我不能帶你到那兒去。你這樣的人到那兒去是不行的。我還是帶你夥計去的好。』

如果我們在這裏參用些狄更斯的筆法罷，那麼可以說，斯克魯奇忽然經歷到極疲倦極昏沈的感覺，過後發覺着自身正在自己的臥室裏。便在那裏睡到如今，連日本軍德國軍的炮聲開始打破了在倫敦的他那臥室的沈寂，也不張開眼睛來。斯克魯奇情願什麼也不見，什麼也不聽。于是安靜是更安靜了。

侮
辱

E. Gabrilovich

是中午。一輛貨車轆轆地駛過那塵沙飛揚的路去。車夫穿的是輕外衣和長靴，他的褲子沾滿了油膩。

車夫旁邊是一個偶然的旅伴；頭髮蜷曲的老頭子，闊鼻梁，粗眉毛。他帶着一隻衣篋。他是列寧公路集體農場的馬夫。今天他板着臉孔在生氣。

田野，又是田野。這些是明媚的，無盡的；在七月晴朗的天空之下，黃色的熟禾的波浪。那條路繞過了向日葵田，果樹園和玉蜀黍田。在遠處，看去好像神仙的家屋似的，聯合刈禾機在熱騰騰的霧中駛行着。

『撒若諾夫太錯了』老頭子咕嚕着，『我並不是他的學徒弟兄，我是到處出名的。我的照相在報紙上印出過。我前些時接受過獎賞。大家還到我這裏來學習。你想這可是樂意的麼，他吹毛求疵的攻擊着！』

『怎麼一回事呢？』車夫問，『怎麼一回事？我知道撒若諾夫。他是熱心的傢伙，一個聰明人。』

『聰明罷！』老頭子苦笑了。『不過是一個乖巧的，乖巧的傢伙！那時我坐在馬房里，我的周圍是三個助手和兩個從市區的技術學院來的學生，做着實驗工作。我給學生們解釋馬料的拌和法。一切好好兒進行着。大家靜聽着我講。他們鑽研到科學裏面去，仔仔細細地，逐步逐步地。忽然間砰的一聲——撒若諾夫在門口了。他對我喝叫起來。原來在昨天，我那第五隊的助手密什加忘記把馬匹牽出去了。撒若諾夫這才對我喝叫着。我對他說不要喝叫得那麼急！這裏有着學生們，你自己看罷，我正在講演呢。然而他還是喝叫着。『你的講演真是放狗屁，』他喊『輸送禾稼的事情就爲你就攔了。你是個馬夫！而且是在這事情上得了獎賞的！』我對他霎了霎眼睛；你

想，我的周圍都是學生們；再過一會兒呢，我們就可以彼此叱罵了。可是那時候不好怎麼樣。他明白着這情形——他喝着。這不消說是使我受不住氣了。

『「你不要把我的獎賞放在心上」我說，「你也不要對我喝叫。今天是同從前時候兩樣了。我們再也沒有什麼地主，我們現在全都是集體農場的主人了。誰也沒有對誰喝叫的權利。」哪哪，我毫不客氣地回着嘴，便和他鬧翻了。我遞進我的辭職信去，我說去找尋找尋別的馬夫看。』

「原諒我罷，學生諸君，」我說。于是我走了出來。現在我到莫斯科我的兒子那裏去。他在莫斯科製造着飛機。我是一個繆夫了。我的意思就是這樣。我要走了。」

那條路陡然向左轉了彎，跨過了一座小橋，便穿進森林去。一棵棵的松在中午的寂靜里打着盹。那吸收着太陽的幾棵在那裏散發出松的氣味來。

『的確，我壓根兒捨不得他們，』老頭子輕聲說，『我捨不得這一切不稱心的事情！我到莫斯科我的兒子那裏去。我得照顧照顧我的孫兒女們，弟兄呵。呃哼……但是，我却不願意讓什麼人對着我喝叫，集體農場是他的，也是我的。』

『大約你還有什麼地方不大明白罷，』車夫反對着說。『撒若諾夫呢，他是也不會無緣無故地罵人的。』

『他不會麼！』老頭子動氣似的說。『他明明是喝叫過的。但是他却揀錯了人。你剛才懂得我是什麼人了。一個馬夫，這是跟撥着算盤算賬有些不同的。一個馬夫！這意思就是你得跟我客客氣氣地講話。今天，弟兄呵，集體農場是大家的的事情了。』

那條路沿着河過去。在中午的太陽下面，幾隻繫有木筏的搖船懶洋洋地潑着水。高聲談天的婦女洗滌着他們的衣服。

『這是一件怪事，』車夫說，『我聽到這一種關於撒若諾夫的事情還是第一次。他是多麼討喜歡的人。這一區最好的主席。你們的集體農場已經算得第一位。連莫斯科也稱贊你們的牛奶農場了。你們的托兒所，醫院，產科醫院是誰建造的呢？是撒若諾夫呵。』

『托兒所麼？』老頭子嚷着。『是的，有了托兒所怎樣呢。還不是一樣，誰也不能對着我喝叫。在沙皇底下，我是受够了人家的喝叫的：村警呀，紳士呀，地方的警官呀。可是現在警察們老早到

得黑海的海底了。現在呢，蘇維埃的權力不會讓任何人對着我喝叫了。」

灰沙的雲烟遠遠地揚起來。發動機鈍聲地作響。象一般大的禾堆積疊在打禾場的狹方的木臺上。

打禾場不一會落到他們的後面了。老頭子四面張望了一會。于是他噲着，煩悶着。

『當然呵，』他終于說了，『現在分明不是可走的時光。這一晌是忙的時候：收穫很豐盛，很豐盛。人手一個也少不得。是呵，讓撒若諾夫想想對人家講話應當怎樣纔好罷。我的兒子老早就要我去。我的媳婦也有信寫來。信紙有四張。』

到了村莊，車夫停下車來。他關住了發動機，奔到一個涼亭去，喝了些「克跋斯」（一種酸味的飲料）買了些香烟。老頭子獨自兒留在那裏。街路上冷落得很。遠遠地聽得到機器舖和鍛冶場的聲音。一輛曳引機拖着載有禾稼的拖車過來。

『亞克歇辟支！』有人喊着。

這是消防隊員密克海也夫。他站在靠近警鐘的瞭望台上，向下面望着。

『你從這裏一路出去幹什麼，亞克歇辟支？』

老頭子不大情願似的解釋着怎樣情形和什麼緣故。他受了激動，想要喚起他先前的憤怒，那受侮辱的痛苦來，然而這却沒有發生什麼作用。那侮辱轉變成爲軟弱的，鬆懈的，皺縮的了。

『當然呵，』他咕嚕着，『現在並不是可以離開的時候。沒有我在這裏，誰會看管「卡薩德茅」（Kasatka）誰會依照着表單分配馬匹呢？這是不行的。是呵，讓這給主席做個教訓罷。蘇維埃的權力會明白我所以離開的原因的。』

這天氣熱得很。太陽終於升到了天體的最高部分。田野上是鬧烘烘的。好些汽車駛動着，聯合刈禾機來回地簸動着。打禾場上面揚起灰沙的雲烟來。工作呵，工作呵！誰沒有在這偉大的時間工作着呢？誰哀鳴着，嗚咽着，申訴着呢？

他們駛向市區去，老頭子便問車夫道：

『你可是就要回去的麼？』

『就要回去的。怎麼啦？』

『給我候候我們農場上全體的人們。請對他們說，亞克歇辟支懷念着他們，祝他們安好。教他們把拉斯多切卡（Lostochka）照料得好些。必須用特殊的方法來給她洗身。我的助手生卡曉得怎麼辦。』

到了站上，老頭子從貨車上走出來拿着他的衣篋，嘆一口氣說道：

『你的意思是不是當晚就回去？』

『是的。怎麼啦？』

『唔！這是對的。』

車夫聳了聳肩膀。

『你怎麼這樣開心呢？』老頭子動氣似的喃喃地說。『你嘻嘻開着嘴笑什麼？哦，你！人們正在工作着；這一晌是國家的工作正忙的時候，你呢把我帶到站上來，使我離開了。好呀！難道這是可以離開的時候麼？爲什麼你沒有說什麼？你見到一個人失了常態，你就該跟他講理，勸導他，幫助他，但是你却只曉得怎樣開車就是了。』

一輛灰色的“GAZ”汽車從彎路後面駛來。一個壯健的頭髮斑白的人跳下那汽車，碰的一聲關上門就跑了。亞克歇辟支一見那個人就覺着雖受他兩眼朝下，不自然地移動着皮靴。那頭髮斑白的人急急地走到亞克歇辟支跟前。這就是撒若諾夫，集體農場的主席。

『亞克歇辟支，』主席說，『我終於追上你了。你幹着什麼？』亞克歇辟支揮着他的手，沈默着。『饒恕了我罷，弟兄，』主席說。『我的脾氣是太不好了。』

『哎，要知道這是怎樣情形？』亞克歇辟支搖搖頭。『在什麼地方爲什麼緣故蘇維埃的權力會明白我爲什麼感覺到受侮辱的？』

『我是錯了。』撒若諾夫懊喪着說，『全然錯了。你是一個驚人的馬夫呵。』

『哦，』亞克歇辟支喃喃地說，『你怎麼這樣說！一切都是我的不是。我不能使我的助手密什加守着紀律。我睡得過度了，而我自己還是覺得受了侮辱。我是預備脫離了。既然到了這樣的時候。我們回去就是了。』

『我們去罷，我們去罷，』主席說，『我們去罷！』

他們走進車子裏。那“GAZ”穿過了小徑，岔路，向着田野，籬笆，大門駛過去。

『當我曉得你已經離開的時候，我不由得大吃一驚，』撒若諾夫說，『我侮辱了那人了，我心裏想。我提高了嗓子，這是不好的。我應該解釋着指導着，使那人自己看得出他的錯誤來。而我呢？大聲喝嚷着，揮着兩隻手。這是不好的。你原諒我了罷……可是我爲了你擅自離開，也有一番懲戒給你。紀律呵——紀律……』

天氣熱得很。在遠遠的山間，望去已經有着朦朧的暗陰了。太陽慢慢地向西移動。是下午三點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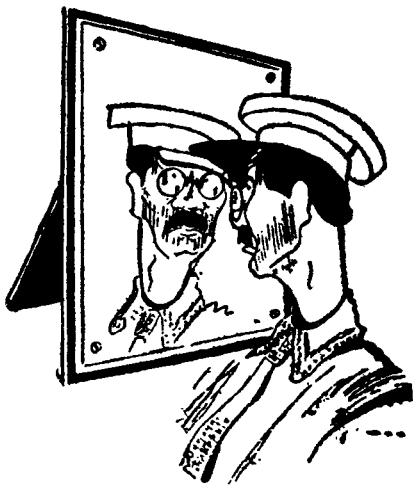
『什麼？』亞克歇辟支咕嚕着。『懲戒麼？絕對的。請你自己判斷罷：人們工作着，這一晌是正忙的時候，而我辭職了。這是不行的！假如你是馬夫，工作指定給你做，那麼你一定就會獲得諒解。不敢丟掉你的工作的。你並不是獨自兒做着這工作。我們現在有着共同的國家。懂得罷？那麼，你給他一番懲戒就是，撒若諾夫。這就是說對於我是的，一番大大的懲戒。寫在兩張紙上。讓這個給別的人們做個教訓罷……』

他 要 做 英 雄

G. Kuznetsov

會計員拉里昂·綏蒙諾維支·居明，在集體農場工作了好幾年了。他愛好他的工作，然而要使他的幸福完滿却還需要着一樁聲名，這並非說居明有了什麼虛榮心——不，他單是爲了他中意的職業是這樣低微的職業，覺得有些給人家看輕罷了。

那會計員忠實地讀着報紙。報紙上每天把各種各樣的職業裏邊傑出的名人們的照相登載出來，然而在這些英雄們中間，他却一次也沒有發見過會計員拉里昂·綏蒙諾維支。納悶了一會，終於得到悲哀的結論，以爲他所揀定的職業不是英雄的職業；各種職業都可以使人博得名譽和光榮，而這是一個例外。這結論刺進了他的心坎，于是他不能安心了。



『爲什麼，哦，爲什麼你只得揀這樣不英雄的職業呢？』

你只得揀這樣不英雄的職業呢？

『當然，』他自對自辯論着，『我是可以參加消防隊或是義勇團的，一輩子做會計員怎麼

過後有一個叫做波蕾的，她有一天，半真半假地告訴他，只有對於一個名人，她纔肯把自己的手和心交給他。拉里昂·綏蒙諾維支是愛波蕾的，這些話便痛切地中傷了他的心。他喪失了食慾，他的臉色憔悴下去，他眼睛上炯炯的光也永遠消失了。

每逢拉里昂·綏蒙諾維支單獨在什麼地方，他就走到鏡子前面去。對着他的反影，興奮地嚷道：『爲什麼，哦，爲什麼

會出頭呢。』然而我們已經知道，拉里昂·綏蒙諾維支倒是很喜歡他的職業的；因此他拼命地儘想着不改行而成名的法門。然而他的努力却都落了空。

有一天，他坐在集體農場的辦事處里，意想着自己做了老資格的消防隊員，親自冒着大大的危險從火焰里在救人。閉上了兩眼，他沉到甜蜜的冥想里了。他看見自己勝利地回到集體農場去。他的村友們全體聚集着迎接他，波蕾就在他們中間笑得又快活又迷人。拉里昂·綏蒙諾維支自己在他的白日夢里得意地微笑了。

他剛纔失去了他跟環境的一切接觸，集體農場的郵差就跨進屋子，猛可地把會計員帶回到現實。那郵差在拉里昂·綏蒙諾維支前面的桌子放了一份報紙便退出了。會計員重復閉了兩眼，竭力想再把他那愉快的幻象湧現出來，然而沒有效。迷夢是打破了。拉里昂·綏蒙諾維支嘆了口氣，拿起報紙攤開看。忽然間他從坐位上一跳。

他原來見到了下面的一條新聞：『勇敢的事件。浮內·拍德集體農場會計員柯爾洵昨天深夜回農場去。忽然他遭受了盜匪的攻擊。柯爾洵並不慌張，而且英勇地抵抗了。他那勇敢行爲

的結果是盜匪就捕了，集體農場的基金也保全了。」照相：柯爾洵同志。

拉里昂·綏蒙諾微支是在屋子裏興奮地踱來踱去。這裏似乎有一條出路了。的確，危險性並不是沒有……他越想下去，越相信這對。

那晚上，拉里昂·綏蒙諾維支作了幾項切要的戒備，便在腋下挾了文書夾，走到村外去，等候盜匪的到來。他整夜守在那裏，然而他路上却一個人也撞不着。下一夜，他重復守候着，然而又是白費心。

第三夜，拉里昂·綏蒙諾維支帶着近于絕望的心情，踱來踱去，察着那條暗沈沈的路。他又復等候到天亮，而盜匪又復是什麼影蹤也沒有。他深深地嘆了口氣，踉踉跄跄地走回家，便和衣躺倒床上。他的計畫的失敗使他非常地悲哀，然而遲疑了兩天以後，他却決定不改變他的職業了。

接着是緊張的工作期間。是收穫的時候。拉里昂·綏蒙諾維支全心沈潛于他的工作，他那唯一的安慰和喜悅。待做的事非常多。他得計算每隊所收穫的禾稼量，總核隊際競賽的結果，記

進益的賬目，並且發布定期的公報，載有每一集體農人存項下的工作日數。（集體農場的工作單位）他應接着人們，得回答那些關於工作日，關於這件或是那件工務的完成的百分數。每天他回到家裏，疲乏而却快樂。聲名思想對他的煩惱現在是更稀少了。

然而，清明的一天，波蕾所領導的婦女隊，因為收割了最多的麥子，却贏了一次競賽。波蕾的勝利掙得了她的聲名，這聲名越大，他希望她報答他的情愛就越小，拉里昂·綏蒙諾維支這麼擔憂着。他決定跟波蕾索性談一個究竟。

幾天以後，集體農場舉行着熱鬧的大會，慶祝收穫節，在集體農場局主席歇爾斯德所作的報告中間，波蕾的名兒比什麼人都提得還多。在她和她的一隊的次列坐着瑪林加和他的一隊：他們也出了名了。大廳里充滿着快樂的空氣，個個人興高彩烈。個個人，除却拉里昂·綏蒙諾維支，他就悲哀地坐在角落里。在那些快樂的臉孔中間，他感覺着十分孤立。拉里昂·綏蒙諾維支放棄了跟波蕾談這問題的念頭。瑪林加正在向她求愛，他是今日的英雄了；他的一隊在收穫上獲得了第二位。『當然呵，』拉里昂·綏蒙諾維支自對自辯論着，『什麼女孩子等到有名人有

英雄向她求愛的時候，還肯體念一個會計員呢？」

那時候，演講者已經提到獎賞問題了。

『同志們，』他說，『爲了收穫上高的產額及模範的工作，集體農場部決定把獎賞授給波蕾所領導的婦女隊和瑪林加連同他的一隊里幾個隊員。』

這是雷一般響的喝采的信號。個個人搶着向波蕾，瑪林加及其他勝利者們祝賀。波蕾和瑪林加站在屋子的中央，在得意的惶恐里微笑。等到喧聲平靜了，瑪林加向波蕾伸過手去。

『恭喜恭喜，波蕾，』他說。

『對你也一樣，』她回答，便擁抱了他。

大廳里是一片喧噪。

拉里昂·綏蒙諾微支再也耐不住了。他從坐位上起來，悄悄地溜出屋子去。

『還有，』演講者繼續說。『我提議把一份獎賞授給我們的會計員拉里昂·綏蒙諾維支，爲了他那出色的工作。』

了。
喝采聲又復雷一般響了。然而等到他們來找尋那會計員的時候，他們却覺得他已經不見

了。
×
他走下街去，他的兩眼給淚水蒙住了。對於他自己，又對於他那苦命的職業所發生的一陣
×
傷感使他的心靈又復深深地動搖了。一想到不改變職業是錯的，他又復決計要這麼辦了。

他回到家裏，拿了一隻衣箱，匆促地打疊了一番，便離開家了。一想到跟集體農場分別，他的
心是沈重的。他決定從區中心寫一封信給農場部去。

拉里昂·綏蒙諾維支過了村的邊界便向他的本村，那廣大的田野，那在天際伸出一條薄
暗地帶的森林，淚汪汪地投了別離的一瞥，他爬上山去。

當他到了區中心的時候，他一直走到木造的消防部總辦事所去，他的老朋友普洛可非·
伊里支就在那裏工作着。當他走近那房屋的時候，他忽然吃驚地停住。一星期前，本有瞭望台高
聳在這房屋的上面。現在這是不再存在了。他進了房屋。在桌子周圍，坐着幾個消防隊員在着棋。

拉里昂·綏蒙諾微支把他的心事告訴了普洛可非·伊里支。他的朋友用心地聽着。

「唔，是的。」普洛可非·伊里支終於慢吞吞地說了。「不過加入消防隊是不對勁的，拉里昂·綏蒙諾維支。」

「爲什麼呢？」

「你不會出名。」

「這怎麼說？」

普洛可非·伊里支帶着秘密的神氣彎過身去，便對了拉里昂·綏蒙諾維支的耳朵輕聲說。「這鎮上好幾月難得有一次火警。」

「這怎麼說？」拉里昂·綏蒙諾維支喘着氣說。

消防隊員四面小心地看望了一下，便輕聲說道：

「過去兩個月中間，只有過一次火警……」

「在那裏？」

「瞭望台燒倒了。」

這是一個打擊，拉里昂·綏蒙諾微支本來是把他的種種希望下注在消防隊上頭的，現在這些希望是搖動了。普洛可非·伊里支看着他的朋友，心里有些不好過。

「你懂得什麼，」他轉向拉里昂·綏蒙諾微支說，「你能够游泳麼？」

對方點點頭。

「那麼加入救生隊怎麼樣？」

拉里昂·綏蒙諾微支驚愕地瞪着眼看他的朋友。

「對於我不相宜，」他說，「我寧可在陸地工作。」

「你這樣是稀罕的，」普洛可非·伊里支說，「河江正是你獻本領的地方。」

「爲什麼？」

「因爲浴季是當頭了。」

「那怎樣呢？」

『哪哪，你不知道麼？』普洛可非·伊里支不耐煩地說。『老鄉們也許會溺死的呵。』

拉里昂·綏蒙諾微支抓住了這主意。他看見一閃的希望了。他離了消防部，到河對岸的救生站去。當他走近橋頭的時候，他注意到那橋正在修理中。那些打算渡到對岸去的老鄉們採取了脫鞋涉河這一種簡單的變通方法。至于穿着長統皮靴的人們甚至連脫鞋的麻煩也沒有，然而他跨到水里去，却顯得勇敢似的。

拉里昂·綏蒙諾微支覺得這是最後的一着了，難道他可以從這條河營救要溺死的老鄉們的性命的麼？穿着長統靴的他一再渡了那河流，然而在最深的處所，那水也不到他的膝蓋以上。拉里昂·綏蒙諾微支從水里出來，快快不樂似的走下街去。他的第二個希望已經破滅了。

在街角上，拉里昂·綏蒙諾微支止住了一個人，便對他說，『老鄉。我想問你一句話。』
『你說就是，』這是和善的回答。

『這鎮上最有名的人是誰……我的意思是說真正有名的？』

那人吃驚地向拉里昂·綏蒙諾微支看了一眼。

『難道你不曉得麼？是阿佛陀帖·伏佛那，當然呵。』

『請問一下，她住在那裏？』拉里昂·綏蒙諾維支問。

『你看那邊過去有綠色百葉窗的房子，』那人指着街的那邊。『哪，這就是她住的地方。』拉里昂·綏蒙諾微支向他道了謝，便向綠色百葉窗的房子跑去。接着他的敲門聲，一個健康氣色的愉快的女人把門開了。

『你可是阿佛陀帖·伏佛那麼？』拉里昂·綏蒙諾微支問。『我想跟你攀談幾句。』

『請進來，』那女子和氣地回答。

『阿佛陀帖·伏佛那，』拉里昂·綏蒙諾微支開了頭，『你的名兒是全鎮都知道的了。』

『全蘇聯都知道的，』阿佛陀帖·伏佛那，給了一番修正。

『全蘇聯麼？』他嚷道。『阿佛陀帖·伏佛那，請你務必告訴我，這樣的出了名，你是怎樣成功的，並且請你指教我也一樣的辦。』

那女人莫名其妙地向會計員瞟了一眼。

『這我不能，老鄉。』

『可是我一輩子的幸福却全依靠在這上頭！』

『你要曉得，這是不可能的。』

『阿佛陀塔·伏佛那，我央求你。』

那女人慌忙地從她的坐位站起身來。

『這是你，老鄉，你不知道麼……我養了四胞胎？』

他站起身來，呆呆地向門走去。

×

×

×

拉里昂·綏蒙諾維支是一個傷心人了。他在命運里分明是得不到光榮的；可是他還于心不甘。一種深切而難受的哀傷的感覺制住了他。他到了街角，便停住在揭貼着當天本地報紙的木牌前面。對着那第一頁瞭上去，他感得震顫了。在那裏，赫然披露着三幅照相：波蕾的，瑪林加的，以及他自己的。

拉里昂·綏蒙諾微支擦了擦眼睛。他的照相底下注有這幾個字：『拉里昂·綏蒙諾微支，因出色的工作而得獎賞的集體農場會計員。』

拉里昂·綏蒙諾微支把那篇記事連讀了三遍，他還覺得自己的眼睛有些靠不住。

『老鄉，』他轉向站在他旁邊的一個人說。『可否請你把這上面登着的句子讀一遍，』于是他指着他自己的照相底下的字句。

那人把自己本來讀過的那些文字一句一句唸下去。

拉里昂·綏蒙諾微支是轉變了。他確實快活得渾身輕鬆起來。『曄喲；這就是我呀，拉里昂·綏蒙諾微支！』他這麼嚷着。于是他跟那驚愕的老鄉拉一拉手，用了十足的速度一直跑回家。他三小時之間經過了二十公里。他生了翼膀似的飛跑，他的快活似乎是沒有窮盡的。現在他用不着改變職業了！會計跟其他什麼業務正有一樣的英雄性，已經得到證明了。

當拉里昂·綏蒙諾微支到了集體農場的時候，他接受了村友們高呼的歡迎。波蓄就在他們中間笑得又快活又迷人。

左 手

Sergey Gerzon

『什麼不好過，鮑列斯·華維支？你一定是有着什麼心事囉？』

工廠經理克什克那麼說着，把手搭在格魯慈曼的肩上，便直對着他的眼睛看。

她心裏爲了格魯慈曼有些發悶。他照例耐心地埋頭工作着，對誰也不說句話。他往往等別人出去得長遠了，還深夜在工廠的實驗室裏工作。那時他就做出一份確切簡潔的報告來——不簽名的——其中摘記着化學上一種出色的發現。

然而格魯慈曼幹着委員會所託付的這項職務——配製一種新麻醉劑，以備工廠大量製造——時，他的神情却有些怪。契約上所規定的期間快要滿了，可是格魯慈曼却似乎毫不在意。



他羞答答地向她伸出一隻手來

她聽人家說，他有時不到「工作
日」完了回家去，忘記對助手們
作那些必要的指示……而且實
驗室又不整潔。其不整潔正同鬍
髭也不刮皮鞋也不擦的那人本
身一樣。還有他晚上隨帶着從飯
店買來的一瓶牛奶，一包包食
品動身回家，這是什麼緣故呢？

工廠經理克什克那對於人
事是有經驗的。她並非一向是工
廠經理。她在內戰時期會經當突
擊隊員打過仗，她在特務隊裏會

經幹過工作，她曾經做過革命裁判所的主席。因此她斷定格魯慈曼有着什麼心事。

可是對於她的問話，他却怯生生地回答道：『沒有什麼。一切都好。』

第二天早上，她叫人找出格魯慈曼的登記卡片來，便知道他已婚，他的妻子沒有職業，年二十八名，叫雷撒·拉發洛夫那，而且他有一個男孩子，叫塞跋。思量了幾分鐘，克什克那叫自己的車子備好。她把格魯慈曼的地址交給了車夫。

在格魯慈曼的屋子裏，一張沙發上有一個黃頭髮的小男孩子玩着。近旁的牀鋪打疊得很草率，很不像樣兒。顯然到處是灰塵，是凌亂的光景。你可以看出一個不懂家務的男手沒有辦法來建立秩序。有一瓶牛奶從壁架上翻落過，牛奶白洋洋地積在地板上……

克什克那向那男孩子招呼，他羞答答地向她伸出一隻手來，手上有着又長又髒的指甲。

『喂，塞跋！怎麼你不去跟旁的孩子們玩玩呢？』克什克那帶着和善的微笑問。

『醫生不讓我出去，』男孩子說。『我得種牛痘，可是爸爸日裏不能帶我去，保姆又沒有。』克什克那會意似的點點頭，於是看到了一把剪刀放在凌亂的桌上，拿過來剪那孩子的指

甲剪好了，她叫他去洗洗手。

在寫字檯上，她一眼看到，有一封信放在一張漂亮打扮的女人照相的旁邊。

克什克那並不停下來思量：看別人的信是不是正當的——雖然她早就猜想到格魯慈曼單純而悲哀的運命了——她還是看完了這封信。那女人用了不接氣的拚錯的字句，寫出苦悶，誘惑，愛情以及對孩子的慈愛來，約定着——一到她同她的新伴侶生活有些兒安定，她就回來看孩子。信上寫有一個相近的日子。克什克那不由得動了一回火，短暫的，可也是暴烈的……

收拾雇員們的住所，這不是一個大化學工廠經理應盡的職務！然而，問題的這一方面，等到克什克那從那住所的灶間裏拿來了一柄拂帚和一塊揩布，她却就不想到它了。在一刻鐘時間裏，那屋子從新得到了人間舒適的空氣。她趁車夫出去買幾件東西的時候，寫了一封信給格魯慈曼。她的右手在前線受了傷以後，曾經患過長期間的麻痺，她便學會了用左手寫一種字體，跟她那平常所寫的字體完全不同。

克什克那設法使孩子吃了一頓，便上人民委員會去。大家商定：配製麻醉劑的契約應當延

長，因爲那手續是複雜的。

晚上，克什克那在工廠裏她的辦公室開了一個會議。出席的有兩個中年的女工和一個女勤務。克什克那作了一番簡短的報告以後，議程歸納到一個問題；第二天怎樣去找一個保姆來。決議是暫定女勤務的妹子波爾耶來擔任；當即派了汽車去接她。

『你能够照料孩子們，並且燒菜麼？』克什克那問她。

她幹得了。於是克什克那就這事務上細細碎碎的一切，極仔細地指示了一番；那左手寫了一張便條，內中說道保姆是格魯慈曼太太的一個朋友招來的。於是就格魯慈曼不免要問到的種種話作了一番試演；她在試驗上及格了。

當格魯慈曼帶了一包包的東西回到家裏的時候，他見屋子裏收拾得乾乾淨淨，而且似乎是什麼女人親手所收拾似的。桌子上擺着鮮花，擺着些食品同一瓶酒。一張筆跡不熟的字條通知他，那寫字條的人是受了雷撒·拉發洛夫那的托付幹的，而且新保姆明天就來了……

格魯慈曼用兩手掩了臉。他不願塞跋見到一個成年人的嘴脣皮會發顫。跟雷撒的決裂雖

然到頭是突然發作的，可也有着長時間的醞釀。格魯慈曼一向慚愧着自己的貌醜和懦怯；他知道自己一向引不起太太的興味，引起了也保不下去，他又知道他自己已經不再愛這個粗俗而好修飾的女人了。然而一想起過了八年的共同生活，她能够把他和這孩子兩都丟在這樣的情境裏，他却也不免有些傷心。他在家務上同塞跋一樣的不用。哦，這一層他的太太似乎也想到了……她已經不再愛他了……這是任何人的權利……然而這之外却還有一種什麼在。在她過着新的快樂生活的遠遠的地方，她已經想到她的兒子，想到曾經同居過的男人了。早些時她大約就不見得會有這種思念的……

『塞加』他說，一面倒了一杯酒自己喝。『我告訴你，人終究是好的多。愛情是一回事……可是拋棄別一個人，一個同志——這就大不相同了。這是事實！』

那晚上，好久以來第一次，格魯慈曼拿下書來，閱讀了不少時候。

那個對委員會的契約滿期的前一天，格魯慈曼完畢了麻醉劑的配製術。檢驗結果，新製劑品質精良。他便見經理去。

克什克那把報告書看了一遍，這上頭，照他的老樣，沒有簽名。

『你很愛着你的太太麼？』她突然問道。

『我的太太麼？近年來不愛着她了……只有一點似乎不應該，而且使得我心中不安，這就是她那樣突兀地把塞加和我拋棄掉。我終究是不慣管家的呀——不過這事情你怎麼知道的呢？』他惶惑着問。

『莫非你現在跟你太太不要好了麼？』

『現在我覺得愛情是一件事，可是做正直的人却是另一回事。我們兩人之間說不上惡感。她變了真正的好人了。』

『要是我對你說，你太太的朋友就是我，那你怎麼說呢？』

『你！』

格魯慈曼拿下他的眼鏡來。他的兩眼閃着……潤濕着……

『那麼，我就說一句，』他顫着聲音說道，『我就說一句同一的話罷。愛情是一回事，可是對』

別人還好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不過那字條……」

『我用左手寫的，同用右手寫一樣好，』克什克那微笑着這麼說，就向格魯慈曼伸過她那堅實的右手去。

瑪莎姑媽的家屬

F. Panferov

基輔市的克洛夫街上，豎立着一堵彈孔累累的舊石牆。大家單知道這叫做「兵工廠。」新的公寓房子，新的工廠，方場，夏季咖啡店正在建築着；各條道路正在鋪着柏油。在新都市的壓力之下，那堵舊牆似乎小下去，似乎收縮着似的。新都市彷彿要砸碎那堵彈孔累累的灰濛濛的舊石牆，很有力地把它一脚踢開。然而那堵牆却堅穩地豎立在那裏。幾萬人愛護着它。過客們在牆前停息一會，向那些保衛基輔時曾經死在牆脚下的人們，默默地致敬。

瑪麗亞·亞發那綏跋——照通常的稱呼，也叫瑪莎姑媽，——往往走出自己的寓所，對那堵牆呆呆地看着，彷彿要數牆上的彈孔似的。在這等時光，她眼前湧現出她那全部憂患的生涯

來。

那生涯給一句不經意的話開了頭。俄皇的一個兒子出世了……教堂的鐘鏗鏗地連聲撞着，牧師們張了喉嚨喊着，向俄羅斯全國報告那件大事……公共的假日公布了。瑪莎姑姑的丈夫，一個做鎖匠生意的，談講道：

『你瞧……生了一個兒子，全國興高彩烈了……我生了三個……可就沒有東西給他們吃……』

第二天，他被捕了。

『那些話，他只是對我說的，』瑪莎姑姑追敘着。『猝不及防地，他被捕了。他們莫非派有偵探在地板底下，或是什麼地方麼？他不久釋放出來，但就從那天起，我們的憂患開始了。他在工廠里受了虐待，罰賠了錢。我們給人家趕出屋子了……那時小東西就有着六個。』

一九一七年，瑪莎姑姑的丈夫死了，生活似乎把她壓得透不過氣來。憔悴而且早老的瑪莎姑姑守着寡，領養八個孩子。倘若他們都是男孩子罷，光景就不至于這麼惡劣了——她是能够

給男孩子們揀定行業的——一個進工廠，一個進鞋店，還有一個做掌櫃。除了一片麵包以外，男孩子可還有別的什麼需要麼？然而女孩子却有五個，你怎麼給女孩子，想得出辦法來呢？她們只有一條路可走，一條容易的路；一條給她們劃定了的恥辱和恐怖之路。寡婦們的女兒是常走這條路的。起初，她們去充當內室使女；等到給少爺們拋棄了以後，進戲院去；到後來便落到害梅毒送命的結局。這就是恥辱之路——寡婦的女兒們唯一可走的路。

『恐怕她們要上起吊來，逃避這條路罷。』瑪莎姑媽有過這樣的思想。

正在那些擾亂的年月中間，俄國的革命怒潮忽然衝破了軍警的隄防。民衆猛撲着俄皇的城堡，於是瑪莎姑媽見到世界的新面目了。

『和平歸于田舍，戰爭歸于宮廷，』這樣的文句，在民衆的旗子上寫過。

瑪莎姑媽連田舍也住不到——她所租的是地下室的一個過道間。

『兒呀，』她對自己的大兒子，一個十七歲的孩子說過，『拾起你的步槍到戰壕里去。讓你的子彈給你的姊妹舖好一條求生的路罷。』

於是那孩子向他的母親告了別出去，他的步槍柄碰在骯髒的地下室地板上，閣閣地響。沒有眼淚，沒有憂傷，又沒有嚙嚙的談話。只有在最後一分鐘，她給了他別離的一吻的時候，才迸出這幾句話來：『兒呀，等到你自己有了孩子，只有那時候你才會知道母親的眼淚帶着多大的痛苦。』

瑪莎自己已在一個工廠得到了打雜的工作，她那較大的女兒們靠着工廠社會服務員的幫助，進了學校。

『好好兒學習着，』她告訴了她們，便覺得自己可以安心些。她的女兒們進了學校，她自己有了工作，粗陋的伙食是足够了。然而嚴酷的現實却告訴瑪莎姑媽，對於新世界不但應當加以接受，還應當加以保



拾起你的步槍到戰壕里去

衛。如果手上沒有步槍，那就盡你的能力，用你方便的任何手段加以保衛罷，但是保衛新世界却得像母狼保衛它的窠穴一樣。因此她在別的女工們中間走動，跟那些同她自己一樣，『想起親生的孩子們的運命，就興奮得不得了』的母親們來往。

『這黑暗的生活，只有用我們自己的手，才能够加以摧毀，切不要依靠別的什麼人，』她把母親們組成了別動隊，說。

然而世界不久却又顯出它那舊時的可怕的面目來。鄧尼金的部隊攻進了基輔。幾天以內，瑪莎姑媽收到了一封信，通知她應付她的女兒們的學費八百盧布；瑪莎姑媽自己則作爲『政治上的不可靠分子』而被開除了。

『但是，不，我們還剩着莫斯科，我們還有着列寧，』瑪莎姑媽說。『你們還得把我的兒子手里的步槍打下來。現在我們可以鼓動別人了。』

正在這牆脚下，她打過仗。在這灰濛濛的彈孔纍纍的石牆下，倒斃過許多勇敢的人們。

x

x

x

傍晚。

當日基輔的種種活動還沒有平靜下去。這個最美麗的歐洲都市，還有着鬧嚷嚷的人聲和公共汽車聲。公共汽車駛過了克來什却底克，現今的伏洛夫斯基街，駛過了基洛夫街。人們趕到戲院，電影院，拉狄米爾山，或是公園去。這鬧嚷嚷的都市是傳染着微笑的都市。

瑪莎姑媽在她的丈夫去世的時候，只有四十歲。她現在是近六十歲了，然而還很健。她那雙邊有皺紋的灰白的大眼睛有着一種刺人的質素。

今天瑪莎姑媽在石牆前方場的長椅上坐了整一晚。過後，她走進一家店舖去，給她的孫兒買了些恩物。於是她脚步輕輕地上了樓，到她那寬敞的寓所去。她打算一聲不響地走進去，然而開門那瞬間，一個清脆的孩子聲音却聽得了：

『哦！你來了。這東西給我罷！』

『給你什麼？你可曉得這麼一回事了麼？』瑪莎姑媽裝着生氣似的咕噥道。『我一進來，你就說給我罷。我是什麼也沒有買呢。』

她的孫兒，一個八歲的小女孩子，跼着脚尖指點一個白色的小紙包。

『這東西給我罷。你答應過，你得把這個給我。』

『這個我是買給我自己的，這就是！』瑪莎姑媽一面說一面走到吃飯間去。然而，在這里她可再不能把這個遮瞞下去了。於是她解開了白紙包，把一個甜密密的蛋糕交給那小女孩子。『你拿去。記着罷，如果你再得了最優等分數，還有一個給你。』

瑪莎姑媽同她的孫兒有着定約。每一個題目，她得着最優等，瑪莎姑媽就買一個蛋糕。

當那孩子咬着蛋糕的時候，聽得她在喉嚨頭喃喃唸着：『又是最優等，又是蛋糕。』

瑪莎姑媽現在住在一座磚造房子里。一連三間的寬敞的公寓。吃飯間里有着鋼琴，抽斗櫥，和卡來里亞樺木鑲邊的鏡子。牀是金屬製的，有鑲亮的頂球，而且很寬闊。牀對上掛着瑪莎姑媽的照相。那些房間又舒適又清潔。走廊里豎着兩部腳踏車——這另外是沒有地方可放了。這寓所現在才顯得空敞。新近的夏季里可就擠滿了人。他們有的從遠東來，有的從卡山來，有的從南部來，——大家聚集在一起，一共二十一人，包含着各種民族——烏克蘭人，日耳曼人，猶太人，俄

羅斯人。

『一個真正的國際，』瑪莎姑媽少不得笑着說。

她有好幾天，整日忙着照顧她那親愛的兒子們，女兒們，姪子們，姪女們，女婿們，媳婦們。她時常說，『在烏克蘭這里，只有呆子們才不好對付。無論什麼人，只要有精力，只要肩膀上是腦瓜兒不是草包，總可以好好兒生活着。從前即使人有了精力，有了充足的精力，也還是不中用。你的父親從工廠回了家，常常在屋子裏踱來踱去。他只會磨磨牙齒，原來「什麼話也不由你說——說一下，囚車就等在你的跟前了。」』

瑪莎姑媽有八個兒女。誰知道母親心上那些悶着的思念，那些失眠的夜呢。一隻雛鷓從窠上跌下來死了，第二隻給一陣暴風吹落了。長脚的臃腫的母鸕在殘破的窠上翱翔了一會，發出一片長聲的哀叫來。忽然間，那隻鳥斂住了兩翼，像石頭一般落到她的幼雛的身邊。

『她帶着一顆破碎的心跟她的孩子們在一起了，』瑪莎姑媽拾起那隻死鳥來，說。

這是長久以前的事，那時瑪莎姑媽——當時還是年青的母親——住在邱尼哥夫附近的

小村。她從未忘記這件小事變，因爲不止一次，她自己覺得好像帶着一顆破碎的心跌到地上了。然而瑪莎姑媽的幼雛們却全都生長到成年了，一個也沒有從窠上跌下來。

『你的女兒們怎樣呢？』我們問她。

『問她們怎樣麼？一會兒，我把她們計算一下罷。哦，愛弗洛西尼亞是橡膠工廠的工程師。伊利沙伯是醫生。她在這里，她是來看望我的。』於是瑪莎姑媽向她那女兒指一下。『安那——她是設計工程師。安多尼呢？她在這里。』於是瑪莎姑媽把她那女兒拉到身邊。『她又是工程師……她工作在這里我們的工廠。現在你要知道男孩子們的事罷。安德來——他是打樣工程師，可不是麼，安那？』

『是的，他是工程師。』那女兒看着她的母親，回答說。

『巴惠爾在技術學院學習着。亞歷山大做着車床工，還在中學校讀着書。這就齊了，可不是？』於是那母親又對她的女兒看了一眼，忽然迸出一陣得意的鬨笑來。『齊了，我是把他們個個算到的。且慢，』她補添着說，『我忘記了歐根了。他剛從七年學校畢業了業。哦！現在齊了。滿堂一共二

十一個，連女婿媳婦和孫兒們算進去。」

她的女兒安那，一個眼睛烏溜溜的活潑的女孩子，一個看去就可明白的她母親的寵兒，拍瑪莎姑媽的手，說道：

『媽，你可記得我們搬到新寓所來的時候，你哭得怎樣麼？』他不要惹動她母親的傷感，轉過頭來向我們解釋道，『她不願離開那老舊的俄羅斯爐子……』

『我怎麼禁得住呢？』於是那母親的眼睛一閃，彷彿這是極其嚴重的事情似的說下去。『從前我靠着那俄羅斯爐子，過的是怎樣生活呀？我生火，燒菜。等到爐子上什麼都放好了，把你們送到學校去，我自己也去上工。你們大家回了家，爐子上什麼都還是熱熱的……這裏沒有俄羅斯爐子……我便幾乎哭出來了。』

『現在沒有這個，你怎麼辦呢？』

『我們也慢慢兒慣了。』

瑪莎姑媽所缺少的是什麼，她還想望着什麼呢？

『還要什麼呢？』於是瑪莎姑媽張皇地搖搖手。『一切我都有了。我的孩子們已經成了人——這是最重要的。偶然想起來，可也有一件——就是我想望讀書。他們大家聚在一桌談天，我對於他們的談話，摸不着頭腦。』

『別的還有什麼？』

『我不好意思對你們說。』

『我只想年青些，』她出人意外地說，便滿臉通紅了。『我想望活下去……現在我衰敗了，我的年紀愈來愈老了。是呵，我只想年青些。』於是瑪莎姑媽有傳染性似的笑了。

女 兒

Lov Kassil

——一個十四歲女孩Valya Dodrova口述的故事——

作者手記

當我爲了一大部關於蘇聯兒童及蘇聯學校的著作，搜集資料的時候，我同許多少年人有過友誼的接觸。我收到了最率真的日記，坦白的信札以及有趣的故事。這些往往是可以當作完全的小說看的。

在準備着出版的時候，我竭力使我的少年記述家們的風格及情調保存着。

這些短篇小說取材於新世代的生活。我曾經有一篇題叫“Papa-gurka”的寄到消息報去，作爲試驗品。那篇小說出乎意外地在成人讀者和兒童讀者兩方面都引起了深切的興味。顯然，這一種取材於新世代的生活經驗的小說已到成熟的時候了。

這些小說里並不含有什麼英雄的或是喧赫的事情，可是在這些單純的記述中間，仔細的眼睛却可以看出，銳敏的耳朵却可以聽得一個新世界的形態和音響。

我要講的事是怪不好意思的。可是我還是要告訴你。不過我難道一切都可以說出來的麼！這一切怎樣經過的？哦！說說也何妨……

是在晚上六點鐘光景。爸爸已經放工回家了。我們剛才吃完了茶，媽媽忽然站起身，臉色很不好，踉踉跄跄地走向臥房去。我們聽得她叫『尼古拉』。我從她的聲音里曉得有什麼毛病了。可是我却裝着一點不曉得。

爸爸張皇地奔出臥房來。他用一種奇怪的神氣對我看了一眼，於是穿上了大衣，說道：

『我立即回來。照顧着媽媽。』

於是他跑了出去。我聽得媽媽在他後面叫道：

『用不着叫汽車。時候來不及了！我覺得的還是去叫羅撒麗·麥得惠也夫那。』

我單獨同媽媽留着。忽然間，她呻呼起來，在牀上轉動了。

『伐侖丁！』她叫道。『你快去燒些水！』

我點着了煤氣爐，在壺里倒滿了水，於是跑回到媽媽那兒去。她臉色蒼白，在牀上呻呼着。她

的眼睛顯得有些異樣，跟上一天是不同的。

『不要離開我，伐爾耶（伐侖丁的暱稱——譯者）……坐到我的身邊來。』

『什麼事？』我問。

『你聽，伐爾耶，』媽媽接下去說，『你聽，我要告訴你……一個人的生活，你懂得麼？伐爾耶，這是在苦難中起頭的。』

『呃嘿。』

『你「呃嘿」是什麼意思？』

『我說「呃嘿」就是在苦難中。』

『哦！你怎麼知道的？』

『哪，我是猜想着。我曉得有一個兩個小東西快要生出來。』

『你可是不同我談着這一套，伐爾耶！』媽媽說：『你聽，伐爾耶，當你還是……啊——唔！這就是，在你出世以前，你原是在我的身子裏……』

『自然，在你的身子裏。可不是麼，我是你的女兒，不是一個孤兒。』

『啊！伐侖丁，你不要響！我覺着真難受。啊！我必須告訴你……提醒你……』

我這才抑制不住我自己了。

『媽媽，請你不要牽絲拔藤的說開去。』

『你這話什麼意思——牽絲拔藤麼？這幾禮拜以來，你真變得一個壞蛋了。』

『可是，媽媽，我一雙眼睛看得出。你是要做產，肚子痛了。我不懂得有什麼要瞞着我呢。』

『你敢在你媽的面前這麼講？』

『怎麼不呢，我們老早聽得說過，人是胎生動物。』

『啐！……快住了嘴罷。唉！我熬不住了……讓我一個子在這兒！』

『隨你的便。』我說，『我走開就是。不過什麼也用不着氣惱的。你知道這是自然的現象。』

我走進別一間屋子去，覺得頗心焦。媽媽用希奇的聲音喊了一會。我一時竟連出了什麼事也不理會到。我還以為另外有人在她的屋子裏了。

我跑進那屋子去，媽媽在牀上打着滾。

『啊，上帝！伐侖丁！爲了上帝，走出去；……不等着就是啊，哎，我怎麼辦才好呀？他到得那兒了呢？……等着罷，不走出去！』

這件事情的真正可怕的部分就此開頭了。我從家里奔到鄰居人家去。我拚命敲敲門，擻擻鈴。沒有人來接應。我回到屋子里，這才打定了主意，把我自己「組織」起來。

『那是容易的，小小的女人，』我心里自對自說，『什麼也用不着驚慌。一種平常的生產要[？]到來了。現在，且讓我，把這事情考量一番罷。我們碰到什麼呢？我們碰到一個自然的現象（這是我們的先鋒隊領袖告訴我們的。）假如發生了戰爭，怎樣呢？如果現在你就沒有辦法想，你到戰爭時候，豈非就是要不得的先鋒少女了麼？此刻想得到這一層，你真了不得！伐侖丁·尼古拉耶夫那。』

老實說，這一番考量並沒有多大的益處。我是十分着急了。媽媽喊得更響更緊。她抓住了牀邊沿。

『我的上帝！……啊，爲什麼我要這樣吃苦的呢？啊！上帝！』

『你喊着上帝幹麼？』我故意用教師的口吻問。『不好怪上帝。他並不存在。』

『你要我怎麼樣呢——一味喊着口號兒……一切國家的無產階級……傻子！上帝！我養

了怎麼一個女兒呀！啊啊！伐侖丁那！』

我這才覺得我的嘴太快。有些兒蹩扭了……

『伐爾丁那，伐爾耶！』媽媽呻呼着，『饒了我罷，上帝啊！多麼不雅相的事呵！』

『是呵，』我說，『你儘在這種事情上想着才不雅相呢！……媽，想想旁的的事情，旁的好事情

看。想想我們在沙基的休養所裏所過的快活時光看。你可還記得那海——那是多麼溫暖呀？』

『我記得……』

哪，我不相信我還能够把以後的事多多講一些。媽忽然又復變成她的老模樣，臉色很嚴肅了，她教我拿什麼，做什麼。一切我照她的話辦了。媽媽對我講話，彷彿我是年青的女太太一樣。我繼續安慰她。

『現在，媽，寬寬心就是……不要多想什麼……親愛的再過幾分鐘就好了……不過你要養出一個小妹妹來才好哩。我是多麼恨着男孩子們呀。』

『啊，伐爾耶，你要體諒我……將來有一天你會……上帝會……你會……』

『現在！你且熬一陣痛罷。』

我燒了水，照料了一切。我是非常驚駭了。我用盡了全力，想不露出驚駭的神色來。我心裏的一切好像梵啞令的弦線一般緊張着。我害怕着媽媽注意到這光景，會大大地生氣。在那邊她經歷着她一生大事之一，在這邊，噙着眼淚的我在小小的心里懷着說不



……等到爸爸帶着產婆到了，他們看見我帶着一個被包出來，沒有作聲。

出的感想。

……等到爸爸帶着產婆到了，他們看見我帶着一個被包出來，沒有作聲。

『進來，』我說。『沒有什麼不好意思的……你在外邊的時候，我幫了媽媽生出小妹妹來。好一個寶寶……正像一個洋囡囡！可是最要緊就是他不是小弟弟！我想我們可以叫她亞維太。我相信這是很美的革命的名字。』

爸爸脫了他的帽子，一股勁兒坐到椅子上。

『怎麼一回事？』伐侖丁那？——你怎麼樣？……你自己——一切舒齊了麼？……喳！又是

一個女孩子呢？……我記得小時候我母親怎樣生着我的小弟弟。我記得自己在倉屋里躲過一回。他們等到第二天早上方才尋到我，扳了我的脚把我從乾草堆拖出來。怎麼你這女兒居然是小小的女英雄了呢，伐侖丁那？』

『你說女英雄，是什麼意思？』

於是我心里有什麼顫動起來。後來這過去了。到夜里，這又復發動，到隔天早上便消失下去。

第二天在學校里，徐那·斯惠什尼可跋對我說，我的眼睛這麼腫——好像出過一件很重大的什麼事。一件你一輩子不能忘記的什麼事。

當然呵！你一定明白這是怎麼一回生活經驗的……任憑你怎麼說罷！……